

终战日

DAY

[英] A.L.肯尼迪 著
夏 萌 译

终战日

DAY

[英] A.L.肯尼迪 著
夏 萌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终战日 / (英) 肯尼迪著; 夏萌译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5391-9009-9

I. ①终… II. ①肯… ②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1984 号

DAY © 2007 by A.L.Kennedy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.L.Kennedy
c/o Antony Harwood Limited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13-520

终战日

[英] A.L. 肯尼迪 著 夏 萌 译

总 策 划 张 明 闫青华
责 任 编 辑 敬登格日乐
特 约 编 辑 李瑞瑞 石 蕊
营 销 编 辑 潘瑶倩
出 版 发 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mm × 1260mm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220 千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9009-9
定 价 2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595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阿

尔弗雷德在蓄胡子。

在不善观察者眼中他像是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，其实，他正琢磨着怎样把胡子打理得整齐妥当。

对目前的进展他甚为满意：胡子长势凶猛，已为他平添几分稳重和冷峻。当然他也有诸多缺陷：个子不高，双手粗粝，有秃顶之势；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眼睛老盯着地面，还有腰间因缺乏运动而滋生的赘肉，当然他不算丑得吓人，起码不算太难看。

他只是有些疲倦，或者说是疲倦引起的烦躁，也可能是因烦躁过多所以疲倦了，要么就是两者皆有，他也说不清。

他这人既不笨拙也不古怪，恰恰相反，他很好相处，通情达理，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人，但即便一个平常人有时也会心生厌倦，觉得受够了，盼着能有个改变的机会偶尔降临。

说起来合情合理，不是吗？凡人皆有此类幻想：哪怕只有一次自由的机会、一点点喘息的时间，在人生取舍间的短暂空当，获得一份

空间也好。然而，你反观自身，看到的却只有重重阻碍。你竟然能够每天踏出房门——别说踏出房门，就算起身下床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某些清晨，你凝望镜子，想知道为什么镜中看不到那个呐喊着挣脱的你。

蓄不蓄胡子，改变不了什么。

麻烦的是，你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：要呼吸、要睡觉、要醒来、要吃饭，躲也躲不开，只因身体机能的需要，便日复一日地重复。生活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，你所盼望的那些改变，比如在深海中漫步，不是像条鱼那样——受够了该死的鱼——而是以人之肉身隐于大海。为什么不能放胆一试？为什么不能去实践自己的想法？

“思考”这东西尽管无用，却每时每刻占据着你——做梦的时候、说话的时候、各种“例行公事”的时候，它都在；若不加控制，不保持警觉，便会脱了缰，而这种“自由”恰是你要极力避免的。你可以躲着它、拔掉它、避开它，它仍旧如影随形。

你不得不提防。

今早又嗅到了它，可恶、狡猾的思想进进出出地和他捉迷藏。它像脏污了的水，从面孔后拍打过来；在外部将空气搅得浓稠，以致贴住他的表皮，按压他的嘴唇，比普通的空气来得更快也更复杂。今天它夹带着蓝色的味道，暖暖的空军制服蓝。羊毛衣料中升腾起潮湿的臭味，无处不在的活生生的空军蓝味道：鞋油、头油、令人作呕的粉橘色香皂、“忍冬”和“芳香”牌烟丝以及其他廉价品，这些都是任务完成后分发的各种玩意，“泰晤士”烟用来安抚他们紧张的神经。

“早啊，看来伦敦大雾又来了！”

简报室弥漫着“泰晤士”的烟雾，普鲁克罗斯第一个称之为“伦敦大雾”，后来所有人都这么说，成了他们编队的一句暗语：“伦敦大雾

又来了。”

他不愿回想普鲁克罗斯，不打算唤他来。

干掉他，怎么样？

这次我是认真的。怎么样？

闹声渐止，乖乖地容他待着。

其实他也不清楚，不清楚自己的准确位置，只知道他正坐着，在初生的胡子后面。

他们早偏离了既定路线，没注意何时偏离的，但毫无疑问他们迷路了，如果说他们知道目的地的话。痛苦、烦躁接踵而至，他们毫无头绪，只好在弯曲的分岔小路上跌跌撞撞，艰难跋涉，最后干脆连路也看不见了。阿尔弗雷德汗流浹背地穿过荆棘树丛，跟着一个名叫瓦斯尔的陌生人——他听说此人劣迹斑斑：这家伙身上总带着把尖刀。

不过这也没什么。我还是能安之若素，不会为此忧愁半分。我选择快乐地活，这信念铺展出足够的空间容纳眼前的窘境。

今天天气不错，适宜放松，适宜逃离到旷野，所以我不会沮丧，也犯不着。

再说，至少现在很安静，我总感激能有份安静，因为身边从不缺人，吵得头都要炸了。

你可以跟人打交道，如果一次只有一个还好，麻烦的是要应付一群人。最后几周过得绝不冷清，你和其他临时演员往返奔波，聆听训话，被呼来喝去，就像从前打仗时那样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平民生活头条准则：千万别自告奋勇做什么。所以，今天你很明智，如果没人要求你出现，你就该悄悄离开喘口气，找地方定定心，有观众在场你就做不到这些，既无可能，也不庄重。

瓦斯尔？他当然不是观众，所以完全可以当他不存在。他这种风云人物对你做什么根本不感兴趣，你尽可自行其是，他们则视而不见——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。

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跟，他们终于在一片草坪前停了脚，草坪中他叫不出名的小黄花星星点点，视线里的荒野在热气中浮动。他发现靴子和裤脚由于一路疾行蒙了层灰土。他穿的这身行头是借来的，无须清理，但身体某个部分却认定，这正是需要他悉心呵护的那套装备。不然为何一直穿着它？今天没有演出任务，没必要全副武装。

瞧瞧你，从头到脚，肮脏不堪；你已被撕碎过一次，戴^①，你曾为此哀悼，对于那些与你有关的人，都是一次不堪的回忆。

不过，去他妈的，嗯？别犯傻了。

在这里也谈不上什么军纪条例。

还有尘土，你也许会说，它在身体遥远的另一端——在你的脚底，跟你那纯净、私密的思想，你呼唤的思想，毫无关系。

灼灼烈日拖慢你的脚步，让你放松下来；即便有任何异常，你也有大把时间发现和解决。在这合适的地方，逢着合适的天气，养一份友善、平和的心境。

他绞着手指，集中精力享受他不曾生疏的喃喃呓语，它在头颅中滑过大脑，随血液循环全身，帮助他平静、淡定；他呓语着，想象着。他将手垫在后脑勺和叠着的军装之间，以防扣子及各种突起硌着脑袋。军装当枕头真是馊主意，他本以为发明军装能派上别的用场呢。

钢丝般的杂草戳进衬衫里，不知为何却有些镇静作用。四周的虫

① 主角的全名是阿尔弗雷德·戴（Alfred Day），他的姓戴（Day）也有日子的意思。

儿们在不见边际的草丛中叫个不停，仿佛在歌唱。单是这样躺着就很惬意，一种久违的惬意，况且还有个陌生人相伴。瓦斯尔，这蠢东西正坐在一旁摇头晃脑，把玩手中的美式打火机，嘴里叨着根偷来的美国香烟——打火机恐怕也是偷来的。

“你抽烟一定要闹出这么大动静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一定要。”他的口音很滑稽，仿佛舌头嚼烂了或麻木了。

“好货色，顶级的。来一根抽抽。”他干瘪、乏味的声音让你怀疑他的某一部分已死去，但你视若无睹，毕竟这不关你的事。

“我不吸烟。”

“没人不吸烟，阿尔弗雷德先生。”

“我就是那个‘没人’，巴斯尔。”想到要激怒这家伙就心中窃喜，惹烦他一定是件有趣的事。

“瓦斯尔！我叫瓦斯尔。这名字不难记吧？在乌克兰这可是个好名字，你也可以叫我斯拉瓦卡，我的另一个名字，这名字更好。”

“你是说中间名？巴斯尔·斯拉瓦卡？”

“不是中间名，是我另一个名字，用在另外一些场合，你还是叫我瓦斯尔吧。”

一向干瘪的声音这会儿终于听出点怒气，不过还不够。

“你从哪儿搞到的打火机？”说完还不耐烦地吼上一声“瓦斯尔”。没人不在乎别人姓甚名谁，这年头还纠缠这些细枝末节实在荒谬，阿尔弗雷德压根儿就是想挑事。他心想这是自己跑到这儿的真正原因吗？远涉荒野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受教育，恨不得将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再一溜烟逃走。真还称得上“改变”呢。

这时候瓦斯尔咯咯傻笑着，单调的笑声让阿尔弗雷德隐约觉得厌

恶和可笑。一盒烟递过来，戳在他肩膀上。

“来一根吧，保证你喜欢，”瓦斯尔的胳膊撑起身体，流着汗，喘着粗气，“货真价实的‘切斯特菲尔德’。”他的制服摸起来恐怕比阿尔弗雷德的还要热。

阿尔弗雷德不睬他，等那讨厌鬼缩回去后说道：“你现在知道了吧。我就是‘没人’，没忘吧？别再提什么名字，少惹我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阿尔弗雷德扫他一眼，瞥见瓦斯尔又点了根香烟，“左右开弓”；他眼窝深陷，显得忧虑重重，像在盘算什么急事；嘴巴却咧着笑，流露出友善和满足；脸部皮肤坑坑洼洼，甚是滑稽，阿尔弗雷德不由联想到弹片和爆炸，跟他此刻的欢快心情还真不搭调。

“你这副尊容，真不好形容。”阿尔弗雷德躺下，把头在手掌上重新放好，舒展身体。

“我这副尊容就是‘香烟大王’。”他尖着嗓子一字一顿地说，笑劈的嗓音很快汇成一阵咳嗽，随即沉默下来，继续“左右开弓”。

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吸烟。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会拿起烟，但他们错了。妈妈告诫我不要抽烟，她不想看我把钱都花在这上面，她还会絮叨抽烟导致的各种危险——汽油、引擎、着火，等等。我劝她别担心。不管怎样，总要听妈妈的话，对吗？得试试，坚守住。

我给她寄了点钱，不算多。

她并没开口要。

她永远不会问我要钱。

我试了。

就是这样，我试了。

呃……我是好孩子——杀过人、偷过东西、满口大话，但我从不抽烟，我是个好孩子，一个好小伙。

夜空在望着阿尔弗雷德，突然对他产生兴趣，他也眯起眼看它，感觉与它达成了某种默契。夜色拂过肢体，释放了他。

“肯定有什么地方刚下过暴雨。”他慢悠悠地“熄了火”，轻松、平缓地“降落”了。

“啊？”

苍穹宛如薄纱，烟云丝丝缕缕，此处有最深沉的蓝——他终于懂得个中含义：“卷层云……湿气……在这里冻结；一切都冻结了。”趁着胡思乱想没侵入更深一层，他慌忙打住。“肯定有什么地方刚下过暴雨，就在刚才。”他庆幸未亲耳听到，此刻他心静如水。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绷紧你的神经，什么东西会惹来麻烦。人最不可测，跟人打交道你得出的最终结论总是：没什么值得信赖，任何人都可能在你面前崩裂。

说起来真他妈可悲，不是吗，孩子？

这可不像我们，他妈的日子有多长，我们快乐就有多久。

的确，不过我这个“戴”他妈的却一点不“长”，光着脚才五英尺四英寸，谢天谢地，真够矮的。

矮得正合适。

普鲁克斯常这样介绍他：“我的朋友、同事——阿尔弗雷德·F·戴中士，你可能要说‘他真是矮冬瓜’，错了，他矮得正合适。不然怎么把他塞进炮塔呢？”

普鲁克斯也是位中士，尽管看上去不像——倒不是说他配不上这军衔，只是他的脸与空军委员会的条例格格不入，似乎哪里不对头，

上头的人也总觉得它不对劲。更何况他还老爱喋喋不休：“不是我主动要来的。”第一天见他时，他越过阿尔弗雷德的头顶凝望远处，对着飞机库满眼的“空军蓝”灿烂微笑。有些人傻站着，大概想不出还能做什么；有些人寻觅着，好像他们迟到了或者丢了东西，要不就是被人遗忘了；有些人则找到了伙伴，不再孤单。

“事实上，是国王陛下派我来的。我收到了他亲笔写的邀请函——当然是通过中间人，你想得没错——但这终究不寻常。当然，现在的职责是我主动申请的。我看谁都不像文明人，除了你。”他的阳光微笑投射下来，阿尔弗雷德看不出丝毫迟疑或不安，只有开心。

“早知道是这样，鬼才会来。我是说，到目前为止这里还是组织混乱，他妈的一团糟！”好在他的声音和善可亲，所以咒骂不像针对个人，也不夹带怒气，更像是额外添加的音符，“真的，我说，新来的人十有八九逃不过一场重感冒，这还只是开始，以后也许更糟。”

阿尔弗雷德舌头下堵了一大堆话，他们为这些“新人”感到羞愧，但喊出的还是得体的回答：“是！”

他说话尽量干脆，总是用些他觉得保险的措辞，并且砍掉斯塔福德郡的口音，听起来更像皇家空军。

他脑子里还在反复练习。

“乒”和“兵”，“四”和“十”。

你是，曾经是；你不是，从不是。你做了，你没做，从没做过。

这种练习一旦开了头，所有字句都会拖长且难以发出。“吡”这个音总是牵绊你，你只能各个击破。

我曾经是。

我是，曾经是。

我曾经那样说话，曾经那样软吞吞的。

他老爹总说：“戴说话软吞吞的。”他不是想说：戴，别像个蠢货一样说话，而是想说：你就是个蠢货。弄得现在阿尔弗雷德总觉得自己说话困难。

然而，他不会像普鲁罗斯那样讲话，也不想变成那样——普鲁罗斯来自另一个英格兰。他该在电台上讲话，作为一名警察督察，或者保罗·坦博尔的朋友，或者是弄丢了文件、正寻求塞克斯顿·布莱克帮助的绅士——一位总有许多话要说，眼下正忙着吐苦水的绅士。

“有些大罐的果酱——李子酱、苹果酱……你知道，都是一战时遗留在战壕里的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”

阿尔弗雷德不会学普鲁罗斯说话，他只想做另一个自己，做他心目中的“戴中士”。

阿尔弗雷德的其他改变还包括军事上的训练，多亏其他人帮助，他慢慢适应了所有训练项目，甚至有点喜欢上了训练：学会双手交叉挥拳，以便站立更稳；学会将操蛋的棒形纽扣一次穿过领扣孔；学会检查枪栓冲程；学会各种动作和姿态——成为端坐炮塔中央，把枪声当心跳的男人。

他感觉自己在选择，终于自由了。某些清晨，这感觉点燃了呼吸：能够披上这层新鲜的外皮，热爱他作为一名空军的生活方式和习惯。不过现在发生了些许变化，更具实战性和严肃性，让他忙到没时间寻求帮助。他的某些方面，比如说话方式，不太合适，不太正常，而这或许暗示了他还有更严重的缺陷没被发现。他仿佛看见因为自己没做好，筋疲力尽地消失在北方某个荒凉冰冷的地方，沦为削土豆或者扫

厕所的下等兵。这难道是胆怯吗？用不着你亲口承认，犯了这么多错不就是想逃避危险吗？也许不等你消失，你已伤了别人，因为你怕极了。诚如他们不断告诫你的：你会恐惧，会毁掉昂贵的武器，还搭上苦心训练的士兵。

普鲁克罗斯还在说个不停，不时瞥一眼门口和天花板，瞅瞅阿尔弗雷德和他眉头紧皱的前额，还会看看阿尔弗雷德胸前口袋上方别着的飞行徽章，徽章底部绣着字母“AG”，代表机枪手的名誉，一种身份的认定。这是阿尔弗雷德此生通过的第一项测试，也是他参加的第一项测试。

普鲁克罗斯眨眨眼问：“我们总不会单独行动吧？得有人发号施令吧？你打头组个编队怎么样？”

“我是为了‘机长’才来找你的。”他用含混不清的黑区^①口音咕哝着，但这都无关紧要，关键是他第一次说出了“机长”两个字，那一刻，他感到胸膛中闪闪跳动的心脏就压在徽章下面。阿尔弗雷德有了一位“机长”，有人发号施令，他安全了。他觉得踏实了，即使这地方充斥着他无法理解的困惑和忧虑：松动的金属零件被大风刮得咔咔作响，所有人都烦躁不安。听完动员讲话，他们一大帮人分散开去解决各自的问题，心里清楚他们必须应对并且处理好这些。你的队伍里不能有多余的家伙，不能有软肋，更不能勉强集合一群傻瓜拼凑起一支编队，这种人会害死你。

这种人会害死你——这想法一闪而过，却非常清晰。他允许自己这么想，并未因此不安，大概他早料到自己会走点小运气，得到妥善

① 黑区：the Black Country，英格兰中部一个受过严重污染的地区。

安排，找到自己的编队，从此安全无忧。

幸运的家伙，他几乎要咧嘴笑了，他有了自己的“机长”。

所以他才能对普鲁克罗斯说：“走吧，‘机长’正等着呢。”

不过，“机长”应该放在首位。倘若回忆这段往事，你得从他开始。

“机长”是那个站在你身后掌握方向的人——他伫立在人群中等着你一眼认出他，看你能否凭你的直觉感知到他。当你转过身，他板着脸盯着你，胳膊交叉在胸前，帽檐压得很低，你几乎看不到他审视你的目光。他缄默不语，但对你差不多还算满意：“你结婚了？”语气不像在开玩笑，也不带有任何轻视，只会让你觉得自己已是他的伙伴，仿佛你们是老相识，而这不过是你们之前会常常谈起的话题，现在需要确认的最后一个问题罢了。

他侧过头的瞬间，你看到他的眼——你确定无疑，那是真正的飞行员的眼睛。就算你对其他事一无所知，依然可以断定飞行员的眼睛就该是这样：眼神聚焦在远处，其后蕴藏着一股不可思议的能量。你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现过同样的眼神，不管愿不愿意，这时候你总会想起机长。

你意识到他正等待你的回答，憋了半天你冒出一句：“不，长官。没有。”好像你只是个男孩，没碰过任何女人。

的确，你还没结婚，你碰过的只有自己。想到这儿你显现出一丝惆怅，你永远比想象中要幼稚。

“永远”——这个词你很快就能学会。曾经，“永远”追上来对你喘着粗气。“永远”最钟情战争，总向它敞开怀抱。

“不，长官。没有。”

“这是我必问的问题。编队里最好都是单身汉，简单点，我是这么

想的。”说着他摘掉帽子，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伸出手，你也摘下帽子去跟他握手。周围喧喧嚷嚷，回响着“嗡嗡”声，人们推推攘攘打身边经过，你们一度松手，但最终两只手握在了一起。他端详着你的面孔，令你动弹不得，你在他淡淡的灰色眼神里读出某种强硬的态度，感觉他是能将意志贯彻到底的人，无论那是什么；他在你身上看到同样的东西，觉得很满意；你们会遵照命令去做任何事。

“位置？”他带着笑意问。

“中上位置，如果需要的话。”

“但你根本不想吧？宁可一个人坐在外面的炮塔里。”

“这样视野会更开阔。”而且他们会干掉你，他们最有可能先干掉你——这恰是你选择炮塔的原因，你第一次听到自己说：“视野会更开阔”，你第一次听到自己这么说。

“我也这么认为。”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暖意，虽然你并不奢望这个，你只需要得到你想要的，你正在努力争取。他满足了你的要求：“我想，我找到我要的人了。”这一次他是真的开怀大笑，“我叫彼得·吉伯斯。”他摸摸头发，显然想到它的颜色就有点心烦。“你也可以叫我‘茶发彼得’，原因显而易见。”

你不得不抬高声音来盖过迭起的声浪，要知道这种声音听起来不可信，但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“阿尔弗雷德·戴。”你很惊讶自己居然能如此得体地敬礼——姿势绝对标准，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，如果狗会敬礼的话。敬礼时你将手臂完全伸展，准备好在服役期间建立功勋；你恪守军队的等级制度，你对人充满信心，甚至对自己充满信心。

敬过礼后，你感到有点尴尬，这种心理很正常：没戴帽子行礼——

你还能蠢到什么地步。

机长没在意，倒是你将帽子扣在头上时摸到了汗水，惹得他大笑起来，因为你而笑，却不是嘲笑你。

他说话带着一股官腔，虽然模仿得有些蹩脚：“我需要一支团结的编队，中士。”他把头脑中的计划告诉你你才能去实现它。

“不过，我觉着咱们没时间庆祝了。”他富有亲和力的嗓音抓住了你，使你不由得信任他。

“先挑你出来，是因为你要照顾我的后方。你‘放声高唱’，我就直冲而上，如果有必要的话。总要试一试，当然有时候也得迂回前进。”大概怕你觉得他满口大话，他又补充说：“不过我这个飞行员糟透了，真的。你现在走还来得及……”

你哈哈一笑作为回答，紧接着你说：“实在没办法的话，你就带着我们逆时针转圈，把他们探照灯里的灯泡都转出来……”这是个老套的笑话，但你需要它让对话进行下去，你们都猜不到那会是怎样的情形，但你们不可能承认接下来是死路一条，所以你想办法让你的计划听起来像个计划，即便所有的计划都几近疯狂，你们两个也必须假装确信；你怀疑到那时你可能会忍不住大笑，会打打拳，会唱起“耶路撒冷”，你也预料不到自己会做什么，或许是什么能转移你注意的事情。你想不出是因为你现在正确确实地站在这儿，正在成为一名飞行编队成员投入到战争中——亲历整场战争——还是因为你还好好地活着，“永远”、“永远”地活着。

机长咳嗽一声，这并不表示他对你不满，不过他喜欢掌控一切，谢天谢地，而你也乐于为他冷静下来，让他帮你集中精神——你可以集中精神，一名优秀的机枪手总能集中精神。

“戴中士，我要四处转转找位投弹手。你帮我物色一名导航员，怎么样？十分钟后我们在那边的火药桶碰头。”

“好的，长官。”

在你即将离开时，他碰碰你的胳膊，弯下腰与你保持同一高度。

“在我看来机枪手总是想开枪射击，对吧？不过，我宁可不让你有这种机会，除非你能从炮塔探出头来瞄准射击。我想带你们冲破一切障碍，直至投下炸弹，投弹才是我们的任务。如果你不乐意，现在就告诉我。”

“当然，我们的任务是投弹。”可你心里却响起另一个声音。他们训练你时，你尝到了这滋味——击中目标的渴望，你懂得全身心投入一场杀戮的感觉：一分钟射出一千、一百、五十发子弹——你清楚这种灼热、黑暗的把戏。

“你确定？那种让屁股开花的大转弯我们可是不做的。”

你由他去说。只能如此，因为他是你的机长。

“要是战斗机能碍我的事，总黏着我，我就会开枪打它，而且我会一直‘高唱凯歌’。”你喜欢“高唱凯歌”的说法，他一贯的表达方式。“当你想要俯冲的时候不用担心会暴露我的脑袋，里面没什么珍贵的东西。”

“你说开枪，我就开枪。”

“我说开枪，你就开枪。”

不错，他会得偿所愿：轰炸永远是最重要的任务。你们要对付的就是轰炸目标，就像库珀·哈瑞斯说过的，“你们要成为‘旋风小子’”。

你不单单是服从，事实是你愿意服从他，两者有本质区别，就算结果是一样的。你今天出乎意料的话多：“炸掉他们，炸掉那些王八蛋。”

你没有唠唠叨叨，也没有忐忑不安，因为跟飞行员吉伯斯相处很